

## 家风家训

## 暖家的那股风

□李焕有

手掌把防水布展了又展,担心不平展;四指把折角捏了又捏,唯恐割皮肤;棉线绳选了又选,粗了硌屁股,细了不耐用……这场景,不是做什么工艺品,而是方便老人洗澡,给凳子加个软面儿。

这老人,耄耋年,是我的母亲;做凳子面儿的,不是我,是我的妻子。

母亲腿脚不好,洗澡时即使有人帮忙,长时间站立也受不了。于是,就有了妻子的行动。

“人必有家,家必有训。”我出身农家,在求学时期又是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年代,说真的,没有什么文字上的家训传承。但家风还是有的。“黎明即起,洒扫庭除”,长辈的勤勉,童年时已经耳濡目染;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”,长辈的节俭,如血液一般流淌在我们的行为里……

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那是春雨,我们的家风,如屋檐下青石条上或深或浅的印痕,那印痕是滴答滴答的雨水留下的。父辈的教诲是春雨,滴水穿石般,刻在我们的记忆里。

我们的小家赶上了好时代。阅读经典,成了一家人共同的爱好。古人的智慧,使我们朴素的家风插上

了理论的翅膀。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,做起事来,没有迷茫,少了功利,收获的多是快乐和幸福。

母亲常说:“儿子孝,不如儿媳孝。在你家,给我端饭最多的是儿媳。”我因为工作忙,下班没准点,妻子总是把第一碗饭端到母亲的桌边……

岳父常说:“闺女亲,不如女婿贤。最让我开心的是和女婿拉家常。”岳父已近期颐之年,前些年能说能动,我们在一起谈古论今,其乐融融。不幸,老人摔伤了大脑,几乎成了植物人,无奈住进了康养中心。除了医护人员照顾,我们做子女的赡养义务也没有缺失:喂果汁、擦身子、理头发、剪指甲,一晃六年过去了,老人面色依然红润,褥疮一块也没有。医护人员说:“你们子女的孝,让老人虽然躺在床上也不受罪。”

我和女儿在同一个单位。她虽然已经成家,但居住也就一碗汤的距离。节日,有节日的礼物,女儿女婿不会忘记;生日,有生日的礼物,女儿女婿也不会含糊。不仅是对我们,他们对奶奶、外公也常献孝心。

小家如此,我们的大家亦然。我们姊妹五人,三兄弟,上有大姐,下有小妹,我排行中间。父亲去世早,我们弟兄三人轮流赡养老母亲。姐妹俩不乐意了:“也是

俺的妈,尽孝也有我们的份儿,我们负责给妈洗澡吧!”于是,母亲在乡村的大哥家住,在乡村的妹妹承担起了洗衣、洗澡的任务;母亲在市内住,在市内的姐姐周周到我和弟弟家照顾老人……一大家子和暖融洽,少有红脸拌嘴。

瓜瓞绵绵,一大家四十几口人。最快乐的是大聚会,春节团圆,喜气洋洋,一年的幸福伴着家常吃进了胃肠;压岁钱,是有的,但小孩儿必然要送上祝福语,鞠个尊老躬。给老人祝寿,孝顺恭敬,孙辈们的依偎让老人倍感幸福,笑容随着酒香溢满老人的脸庞;吃蛋糕,是必须的,但按辈分、长幼逐家给老人敬茶也是惯有程序……我们吃的不是饭,而是富有营养的浓浓亲情;我们喝的不是酒,而是助力成长的好家风。

侄子在广州工作,会把南方的时令水果快递到每一家;侄女在老家务农,会把刚收获的土特产送到市内亲人的餐桌上……每次聚会,年轻人得到的是事业上的动力,小孩子得到的是学习上的韧劲儿,老人们化解的是心中的郁结和不快……

家是最小国,一家仁,一国兴仁;一家让,一国兴让。暖家的那股风,我们还在用心传承。

## 故园漫忆

## 那扇门

□王学艺

我触摸过很多著名的门,它们典雅厚重考究,却过后即被记忆淹没。老屋那扇门很单薄,漏风漏雨,残破不堪,却在我脑海里历久弥新。

那扇门源于哪个年代无从考究,连老屋都不知造于何时。许是民国,许是明清,许是更远的年代。那扇门通体深深浅浅,沟壑纵横,像万里长河九曲十八弯,若苍山峻岭蜿蜒逶迤,似无尽阡陌纵横交错。那是岁月的鬼斧神工,是风雨的雕刻雕琢,是时空无尽的打磨。

从小听惯了门的吱吱呀呀,那是成长的歌谣,是民乐交响,是悠悠天籁。春华秋实,风霜雪雨,它更像一把悠扬缠绵的二胡,千曲百转,余音勾魂。

乡村的门除了当门,还有你想不到的光荣使命。以前人们穿鞋全靠手工,做鞋的首道工序是拼合底材。平时裁衣积攒的边角料、旧布头此刻隆重登场。

制作鞋底基材需较大平面,门扇是最佳选择。它懒洋洋地平躺在两条长板凳上,上面精心拼铺花花绿绿、大小不一的碎布头。糨糊趁热乎涂一层,碎布头再铺一层,再弄一层糨糊摊上,以此类推循环往复,至所需厚度才善罢甘休,待烈日暴晒翘卷才算大功告成。

门扇除了献身鞋底,还有件让你如何都想不到的使命。当年乡下修房建屋不像今天给钱做甩手掌柜,所有人都是浓情满满,亲朋好友自发无偿帮助,主家自然好吃好喝好招待。这样的待客不如红白事隆重,不用惊动半条街找方桌借板凳,但也不能太随意,毕竟都是关系不错才到场的。早上大锅炖菜,中午七碟子八碗,你猜什么做餐台?

门扇闪亮登场!十来个人蹲在地上,嘻嘻哈哈,灰头土脸围着一张门扇。跑堂信把盘盘碗碗热腾腾地放到门扇上,大家伙儿那份兴奋,那份馋欲,那份豪迈舒爽,特别是晚上,个个脸庞上泛着小酒微醺后的红光,划拳行令声响彻夜空,门扇在众星捧月的喧嚣里也醉了。

冬日万物萧条,待门扇大红的色彩一上,刹那惯常的土黄深灰透出一片耀眼的红,春节随即拉开序幕,门扇摇身成为艺术殿堂,书法墨香,神话人物,棱棱方方的门封奏出春的乐章。

一块门扇,半部家史。我常凝视门扇那被岁月腐蚀的年轮,寻觅着祖先风雨兼程的步履,回味着烟火笼罩的日子。锈迹斑斑的大盖铆钉,油腻透亮的门闩,一切都透着家的安然、生命的不息、永远的传承。

人是情感的产物,没相伴相生的物品再高贵也只是价格,如影随形的东西哪怕在别人眼里再不堪,在自己心目中也会视为珍宝。那是经年累月情感的浸润,是藕断丝连的羁绊,是物是人非的难分。

“人去楼空情犹在,只留悠悠空嗟叹。”世间一切皆熬不过流年,思付着老屋迟早会残阳照壁,那就在生命有限的时光里留住这扇门,缅怀先人风采,瞩目心中不朽,让仰望有皈依。

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穷窝。它曾给你遮风挡雨,拥你温暖入梦,伴你迎朝送夕。穷家难离,熟土难舍,门里门外,生命旅途,谁的跋涉不是从家里那扇门启程的呢?

## 生活空间

## 从“招呼语”变化看社会发展

□陶爱兵

“你吃饭没有?”“你在哪里发财?”“你怎么越活越年轻?”这是熟人见面的常用招呼语。这些招呼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,真实地记录了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,人民群众从追求吃饱穿暖到身体健康再到精神享受的全过程。

20世纪70年代末,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还挣扎在温饱线上,细粮、粗粮、瓜果、野菜,加在一起能“撑个肚儿圆”就不错了。那时,处处缺粮食,家家盼粮食,人人想粮食,个个说粮食。走亲访友,人们见到客人的第一句话,就是用肯定的语气问:“还没有吃饭吧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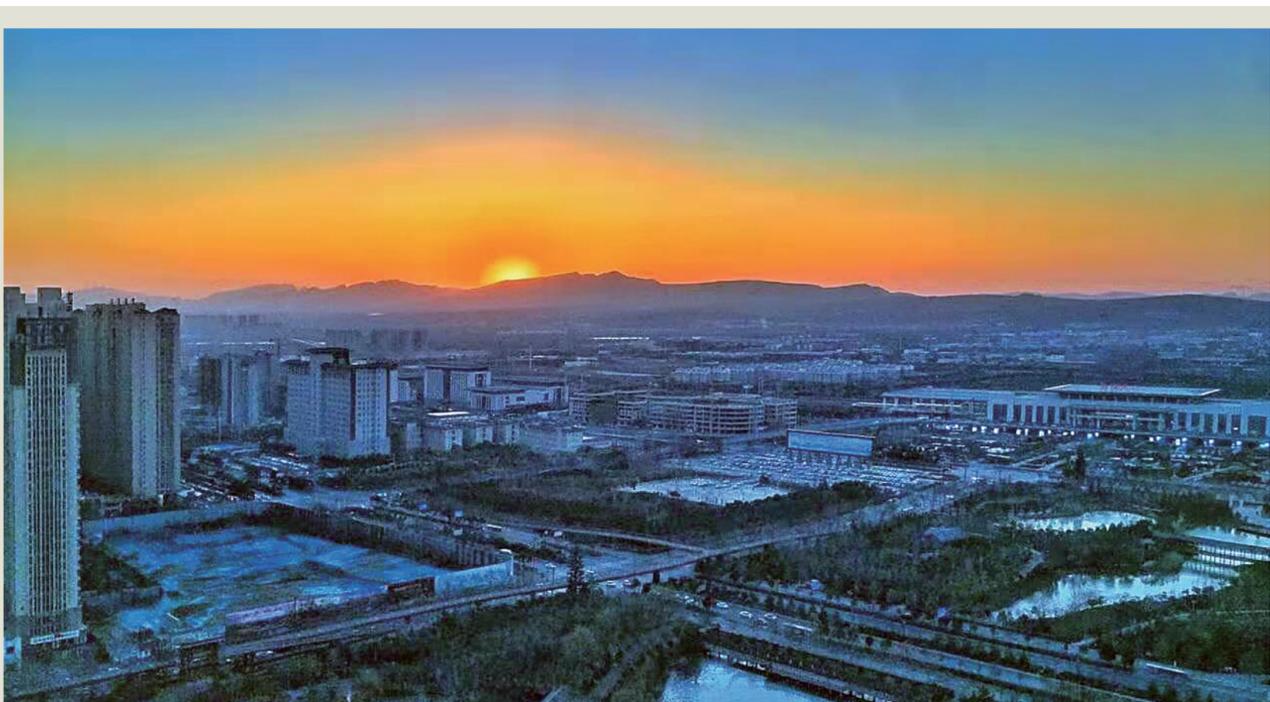
这个时候的客人,一般不会正面作答。他们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着点点头,算是对主人关心的回复。因为那时人们串门,大多是抱着出去“混一顿”的目的,所以总是空着肚子去。

倘若主人为了节约一顿,故意装傻,或者是有别的原因不问客人是否吃饭,那么,客人就要饿一顿。这在当时是最大的不敬。也许自此之后,这家就要丢一门亲戚,少一个朋友。

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,国家经济形势不断好转,打工经商的人不断增加,人们的口袋再不像以往靠单一的“土里刨食”时那么“瘪”了。吃穿,已经不成问题。但如何吃好,吃出质量;如何穿好,穿出品位来,就成了新的问题。因此,这个时期熟人见面,总是喜欢问上一句:“你在哪里发财?”言下之意是,你发财的地方如果比我挣钱的地方好,我想跟着你发财;如果不如意,可否考虑跟着我发财。这是彼此帮助的信号,关心的方式方法。

如今,熟人相见,如果谁再把钱作为第一句话,那就“太不时尚”了,从某种方面来说,甚至有点俗。口袋鼓起来的中国人,在重视物质生活的同时,也非常注重精神的富足。见面说句“您好!”“几年没见,你怎么也没显老哩?”“你怎么越活越年轻啊?”等轻松活泼的文明用语,司空见惯。

一滴水反映出太阳的光芒。见面招呼语的变化,虽说只是人们习惯的改变,但真实地折射出各个时期人们生活追求的变化,直接反映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、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。



喷薄欲出

汪翔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 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## 心香一缕

## 冬天里的“一把火”

□李红都

前几天,是冬日里难得的阳光灿烂的好天气。午后,我坐在窗下边晒太阳边看摄影协会微信群里“冬日主题”的摄影图片。

一张张风格迥异的照片映入我的视野,展现出多姿多彩的冬季之美:有屹立于山巅迎风傲雪的青松;有不畏严寒,身穿彩色毛衣在霜染的红叶林中嬉戏的儿童;有着一身红白相间的汉代棉袍,站在结了冰的河畔采摘芦花的古装美女;有身穿大红棉袄的村妇,提着一个竹篮,踮着脚站在柿树下采摘低处枝头悬挂着的“小红灯笼”;还有洛轴厂区劳模路上那排傲立于冬风中的法国梧桐,在阳光的映照下,呈现出令人神清气爽的满目金黄……

一张张带着艺术之美的冬日风景美图,唤醒了我的激情,让我得以从被严寒冻结了的麻木中抽脱,感受到了藏在寒冬肃杀、落叶满地这些影像背后那种饱满坚挺、积极向上的力量。那种感觉,如行走在雪天,看见前面有一支火炬,闪烁着明亮温暖的光芒。

有位职工,工作在繁忙的生产一线,平时很少能正常休周日,但乐观开朗的她,总能在忙碌琐碎的生活中寻找到让心灵振奋的诗意。

周末下班,她换上漂亮的衣裳,顶着寒风,披着星光,和好友聚餐消遣,兴高采烈地侃大山、品美食、诵读经典诗词;她还在某个周日利用难得的调休,乘车去老君山,感受山中千沟万壑渐渐淹没在云海雪浪里的绝美景象……看着她发的冰挂、雾凇图片,看着照片上她那被寒风吹得红扑扑的脸,我分明看到了她心中的“一把火”,再冷的天,也冻不僵她对工作的热爱,冻不僵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不错,她和这个摄影群里展示冬季美图的师傅们一样,都在由内向外辐射着积极向上的能量,他们都是我们身边那类灵魂有趣的“自燃人”,用内心的那把“火”,带领大家劳逸结合,忙中偷闲,在寒风肃杀的冬季去寻找“春光”,去发现美,然后把平凡的日子过成美好的生活!

## 乡村新貌

## 驶向春天的火车

□李艳霞

伊河悠然东流去,伏牛山脉连绵,山上的树木疏密有序,大部分树叶已经凋落,隆冬时节,重渡沟原生的绿色褪去,渐渐安静下来。远远望去,那简洁而又朦胧的意境,应该是大自然呈现给人们的最高级的行为艺术。

就在这妙不可言的意境之中,坐标,“新南水岸,铁路小镇”,一列长长的绿色火车在岸边停靠。这里的火车不是普通的火车,普通的火车搭载的是南来北往的乘客,他们要去各自的目的地,各有各的生活轨迹与远方。而这列火车搭载的是所有新南村的固定乘客,他们的来路曾经是贫穷和闭塞,而今他们奔向的地方则是富裕和幸福,他们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下,在不断的开拓和创新中,离幸福的终点站越来越远。

沐浴冬日暖阳,漫步铁路小镇,信号灯、站台、轨道,这样的铁路特殊标识,让人心头涌起特别的感受,而借着火车背景拍照,更是必不可少的。走得累了,可以步入车厢,舒适的车厢里有温暖飘香的咖啡,还有精致可口的简餐。火车临着伊河水岸,临窗观赏伊河水景,与三五知己酒茶对饮,这样的时光大概也是最美妙的了。喝完咖啡,可以沿河走走,枕木铺成的步道古朴浪漫,与山水融合,展现出最自然的和谐之美。

在铁路小镇,最不必担心的是吃和住。靠山而建的一排排农家宾馆,门前种菜,院里种花,整洁舒适,犹如画中楼阁。室内装修风格简约温馨,设施现代先进,风格朴素清新,置身其中如同在田园中休憩一般。具有浓郁农家特色的菜肴与饭食,特别是栾川有名的玉米糝和栾川豆腐,以及各种菌类,伊河里的鲜鱼,门前屋后散养的鸡鸭,这一切都是乡愁的味道,美好的味道。

曾经的铁路小镇被人们称为乱河滩,人们都在每条山沟里分散居住,虽然风景原始,但是耕地面积极其有限,人们习惯了守着几亩薄田和陈旧的思想,和大多数乡村一样,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。被重渡沟景区所辐射的周边村落都渐渐富裕起来之后,扶贫攻坚的春风吹到了新南村。

当时铁路小镇扶贫项目组的工作人员动员人们下山建宾馆,并劝说在外打工的人都能回到家乡创业。大家都说就那乱河滩,再怎么改造治理,就算有了火车,也不会有啥游客,盖好了民宿没人来往,不是净等着赔本吗?村民们统一从山上搬下来后,有些人简单盖几间房子就出去打工了。从铁路上下到村里的扶贫干部最有感触,为了留住这些人,他们经常一天几个电话去沟通去说服,并协调村里贷款,铁路上还愿意改造农家宾馆的村民发放补助款,还以最快的速度修好了村里的公路。这些行动,终于使村民们有了动力,不久,几十家农家宾馆如雨后春笋般起于水岸,如今他们已赚到可观的收入。

新南村的铁路小镇给村民们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收获,在重渡沟景区内,距新南村十里之外的王坪村,同样在伊河岸边,又一个“水岸田园,铁路小镇”也已建成,车厢里的列车宾馆最具特色,赏完小镇风光,在列车宾馆里休息,别有一番趣味。令人振奋的“东风”火车头,仿佛带动着绿色的车厢在山水之间自由驰骋,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,满载着人们的希望与幸福奔向未来,驶向春天。



曾宪平 摄